



東國通鑑

二十七之八

共三十一

東國通鑑

U 6
4060
15



門戶印
4060
31-15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七

高麗紀

明宗二

文已

九年

宋 淳熙六年 金 大定十九年

春二月門下侍郎平章

事竒卓誠率卓誠美容儀善射御毅宗好馳馬擊毬故自將校擢為牽龍常在王側善事權貴及執政貪財賣官由是賢者屏跡讒佞競進家臣高忠全李仁齡皆茲黠貪鄙惡聲遠播廣平宮久廢無主卓誠欲請王居之其妻諫止之不聽居數月而死○三月少卿鄭



國儉捕水精峯賊囚于獄水精峯路幽險惡小五六人常聚其中見婦人有姿色者必劫亂之至奪其衣物國儉家在峯下忽見一婦人盛飾由峯路下賊邀而劫執從婢皆散國儉不敢忍視遣其壻李維城崔謙率家僮捕之賊迎擊甚急維城等力鬪捕三人訊之乃大將軍李富甥姪及權門子姪也請謁文午法官欲不治刑部貞外郎趙聞識獨抗議鞠殺之時議快之○夏四月西北面知兵馬事李富患西賊遺種乘間復起欲盡誅之聞之

高麗明宗

食為牒給諸賊屯曰以其日受糧于某城仍寄牒諸城曰若賊來入城宜閉門悉誅之於是捕誅者凡五城龜州所殺至三百餘人嘉州人引賊百餘人入倉鎖門賊鑽水燒倉自焚而死穀米無慮十萬斛盡為煨燼賊帥牛方田等覺之復嘯聚為賊兵馬使發兵擊之官軍失利安北都護判官咸壽山戰死於是復濟師屢戰乃滅之○五月同知樞密院事于學儒卒學儒個儻有氣緊久宿衛忠謹無他李高義方等將作亂議主兵者皆曰在今

舍于公復何入哉遂詣其家謀之學儒曰公之志大矣然吾父嘗戒曰武官見屈於文官久矣能無憤乎去之易如拉朽然文官見害禍及吾輩亦不旋踵汝宜慎之父雖沒言猶在耳死且不從及二李得志謀害之學儒懼求娶義方姊得免○以閔公謨同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以左承宣知兵部事鄭筠知都省事筠以知兵部掌奏西班牙請謁紛如頗厭之屢求免不允筠單騎出天神寺以避之玉

高麗明宗

遣內侍諭還使者絡繹筠乃還至是改除○左僕射洪仲方率仲方起行伍庚寅之亂以中郎將拜大將軍性褻直不阿每面折人過王器之人亦倚重時武散官檢校將軍以下散員同正以上聚議欲奪處東班權務官重房臺省畏衆口莫敢誰何仲方獨曰自國家設官分職以來唯卿監外武臣不兼文官庚寅年後吾儕得處臺省布列朝班按尉隊正許著幘頭西班牙散職差任外官固非先王制也若又遽奪權務官其如東西定制何吾寧

死不從議遂寢於是武散官羣聚道路訴於執政一日遇仲方遮道慢罵仲方攘臂跋馬排突至重房曰吾今日幾死矣下之陵上至如是耶乃捕首謀者四五人配島時議尤重及為僕射掌外官長吏之職予奪好惡惟意所恣又有嬖妾嗜利者附之爭納賄賂○六月叅知政事陳俊率俊性質直有勇力嘗以大將軍戍北界凡戍將例不得著正角幘頭獨俊著之知兵馬事累升庸據法禁之不得劾罷之庚癸之亂文臣之家賴俊全活者甚

高麗明宗

多時人謂有陰德後必昌孫湜湜溫皆登第有文名湜官至御史湜選直翰林院善為詩詞少與李奎報齊名時號李正言陳翰林○秋七月左遷樞密院使文克謙為尚書左僕射樞密院副使韓文俊判司事寺事克謙文俊皆王所深重者東有仁嫉之文俊嘗為一卒抵書有仁求官又親請之有仁怒曰公是樞機大臣敢以私事伺候執政之門有齊公輔望劾之會克謙在服不從法駕有仁以為失近臣之體弁劾奏之三重違其奏且怠黜

非其罪，俛違數日，有仁再執，愈堅。王命右承宣文章弼至，有仁家密諭曰：「文俊之失體，宜可罪也。若克謙在服，其不扈從，蓋國典也。以此罪之於禮，何有？」仁猶不奉詔，杜門數日。克謙等密奏曰：「聖慈至渥，臣且萬死難報。儻或不允其請，臣等必有不測之患，望下其奏，以快其意。」王不得已，下制取之。○大風傷穀。○八月，參知政事李光弼囚京市署，令王寵夫光挺嘗以事請于寵夫，不聽。光挺誘至中書省，面責苛切，寵夫遂不屈。光挺怒罵，令曳。

高麗明宗

下，避脫其衣冠，囚之。翌日乃釋。○九月，鄭仲夫求有仁伏誅，將軍慶大升嘗憤仲夫跋扈，謀欲討之。以其事報大隱，忍未發。會其子筠潛圖尚公主，王患之。大升銳意討之，畏有仁未得間。又有仁斥文克謙、韓文俊大失人心，朝臣皆側目。大升謂所善勇士牽龍許升曰：「我欲去克謙，汝肯從我事，可成矣。」升諾之。大升謀曰：「歲經會畢之夜，宿衛士必皆困睡。吾伏死士三十餘人於和義門外，汝先殺鄭筠於內，以鬻聲為約，則我發伏應之。」夜四鼓，升

入筠直廬殺之即長繭大升率死士踰入宮
墻殺大將軍李景伯指諭文公呂所見輒殺
宮中呼譟鋒刃交接王驚愕大升進御室外
大聲曰臣等衛社稷請上無恐王出御宮門
召大升等手賜卮酒以慰之大升因請設禁
軍分捕仲夫及有仁父子仲夫等聞變逃匿
民家悉捕斬之梟首于市王呼大升等謂曰
以筠承宣之任欲授將軍大升曰臣不識字
非所敢望王曰非公則誰可者吏部侍郎吳
光陟如何對曰承宣出納王命非儒者不可

高麗明宗

光陟雖少解文字然亦武臣恐似筠王嘿然
大升知光陟必拜承宣惡之大升族兄將軍
孫碩素與光陟有仇嗾大升殺之遂分捕四
家之黨將軍金光英指諭石和襲連中郎將
宋得秀竒世貞等戮之朝士詣闕賀大升曰
弒君者尚在焉用賀為李義旼聞之大懼武
官或宣言曰鄭侍中首唱大義摧抑文臣雪
吾曹累年之憤功莫大焉今大升一朝而尸
四公孰討之耶大升懼招致死士百數十人
留養門下彌白都房以備之未幾辭職家居

丁庚

然國有大事必就關決○冬十一月慶大升
自去鄭宋以來心不自保常令數人潛伺里
巷偶聞飛語輒拘囚鞫問累起大獄用刑深
峻王惻然下赦中外大悅○辛未熒惑犯歲
星○十二月辛卯地震○時妖言歲抄有變
重房使禁軍露刃環衛其近侍闈宦逃匿者
過半

十年

宋定熙二七年金

春正月京城盜賊多起

自稱慶大升都房有司逮捕囚之大升輒釋
之由是公行奪掠略無畏忌李義旼自闡大

高麗明宗

升圖已常聚勇士于家以備之又聞都房謀
去所忌益懼乃於里巷樹大門以警夜號為
閭門京城坊里皆劾而樹之○夏六月將軍
慶大升門客殺良家子有司捕欲治之大升
力救得免○內嬖明春死王哀戀失聲號哭
太后寬譬之曰雖是情鍾然不可使聞於重
房也然猶嗚咽不能止遂親製悼亡詩令宗
親和進以自慰王天資孱弱加以屢更變故
動輒驚懼凡軍國機務皆牽制武臣至如聲
色猶不敢自專及賊臣誅夷始得溺愛林第

內嬖專房者五人其中尤寵幸者純珠明春
二人而已自去年冬純珠死明春又亡後宮
無可意者乃命召二公主入內令掌服御諸
務俾朝夕不離於側間或同榻共寢眷念有
不可道者其眷累月曠居不勝憤恚遂欲絕
婚王聞之乃召其眷俾居太后宮日令公主
微服往見慰籍之至十一月還公主于私第
又召集純珠明春及諸嬖所生兒女數十于
宮內皆衣斑斕載以鴉車嬉戲內庭啼呼喧
鬧不類宮禁故武臣等悉皆腹誹或有偶語

咨嗟者王懲艾毅宗不孝弟故自即位以來
至誠事太后敦睦宗戚及太后患乳癰召弟
僧冲曦侍病曦多亂宮女又通公主穢聲聞
外右司諫崔訢上疏諷曦穢行請出之王覽
之大驚曰不意司諫離間我兄弟遂罷訢自
後臺諫無敢言者朝臣皆附曦賄賂公行
秋七月重房流宗昂等十餘僧于海島初宗
昂等與鄭筠謀殺李義方遂與筠親比出入
後庭無忌及筠死嘗時武臣皆義方麾下欲
為義方報仇故流之○冬十月賜慶大升屏

紅鞵一腰馬一匹○十一月重新康安殿其門額舊曰嚮福以近於重房武臣議以為嚮福與降伏聲相近蓋文臣欲以此壓武官而降伏之也奏請改其額命平章事閔令謨改曰永禧武臣復以為文臣之意不可測安知永禧別有深意耶禧者福也永字之意吉凶未可知也重字本房之稱請改為重禧王從之○十二月將軍慶大升殺太子府指諭別將許升御牽龍行首金光立大升自殺仲夫常懷畏懼多養壯士于家為長枕大被令輪

高麗月宗

曰直宿或自共被以示誠款升等恃其同功偃蹇自肆陰養惡小又昵侍東宮寢卧後壁歌吹徹夜旁若無人大升忌之召升于其第斬之又道見光立殺之以兵自衛詔闕奏云升等縱恣非惟欲殺臣等且圖不軌事迫不暇奏聞已誅之王命近臣慰諭之宰相以下會其第賀之或有致書以賀者大升稍自安罷其兵衛

丑年

十一年宋淳熙八年金春正月燃燈大會御帳殿觀樂夜與羣臣酣飲日晏未罷軍校皆

使酒鼓譟率寵爭高其榻至與浮階相齊尊卑無等王亦醉甚欲起舞左承宣文章弼諫止之○郎舍奏舊制文吏散官外補者皆有年限非有功則不得超遷今或一二年而超受有三十餘年而不調政濫人怨請限及第登科者閑五年自胥吏為貧者閑八年以上許得施行餘皆追寢從之時政出權門奔競賄賂無復廉恥武臣之有氣勢者各舉一人占官若不得詣執政家極口爭詰執政皆畏縮不獲已許之冢宰聞令謨性訥怯少虧操

高麗月

履判兵部李光挺頑貪無識以故銓注猥濫乃有是奏然其追寢者亦各行賂無所不為故崔忠烈韓文俊之徒力排其議曰前朝文臣各執己意臧否人物以至於敗何復踵往轍耶諸郎相視失色無復有詰之者

巨等按庚癸以來政歸武夫雖有一二文臣之執國政者動為武夫掣肘何能崖異可否於其間哉復有貪鄙無節操不能奉公守正政以賄成者則又安得鎮武夫不遜之心乎如令謨之為冢宰光挺之主銓

選不滿公議而為郎舍論駁者蓋以此也
夫以明宗之昏闇已不納郎舍之公議郎
舍雖有公議而又為武夫所沮終不復舉
而行之當時選舉之法之毀非獨武臣之
罪亦文臣執政者之過也將何以禁其未
然乎崔忠獻林衍金俊之輩世執國政凌
蔑朝廷其所由來遠矣嗚呼惜哉

三月前隊正韓信忠蔡仁靖朴敦純等謀作
亂令史大公器知之以告將軍慶大升大升
白玉捕鞠之辭連郎將石和別將朴華注簿

李敦實乃流信忠仁靖敦純等于海島貶和
為南海縣令華為河山島勾當使流敦實於
廣州○羣盜入太倉隊正宋康清募卒力闔
不克而死盜又入奉恩寺鼓譟劫掠盜太祖
真殿銀瓶三十餘口○閏月貶西北兵馬使
宋訥為臣濟縣令舊制以義州為兩國關門
凡使介來往文牒出入皆由之故必擇文臣
以調之其分道負亦以常叅官有名望者遣
之自庚寅之後武臣用事以戍邊將軍皆帶
兵馬之任義州則以文牒交受兼置文武二

人州人困於供費及訖為兵馬使訴曰吾邑本殘而文武分道供費不足請馳奏以便宜分管訖然之具奏以文官為義州分道隸以靈州威遠鎮武官為靜州分道隸以麟州龍州制從之諸將軍聞之怒曰此欲因奪武臣權耳請斬訖以謝王驚駭親諭解之遂貶訖○夏四月直翰林院李元牧製進祈雨疏多言時政之失王召元牧曰謬曰春旱與糞田同間或有雨澤則天心之仁愛蓋未可知比者太史請禱雨予重違而許之汝何引我過

舉以飾辭乎即命改撰

言事 人主之遇灾恐懼修省無時焉少弛也今明宗之言曰春旱與糞田同則無志於憂旱也從太史之請而禱雨則非出於至誠也以元牧之疏為飾辭則惡聞其過也即命改撰則是欲揚已之善也無善可揚而欲揚之有罪難掩而欲掩之視天災為餘事嗚呼已可自欺人可欺乎人可欺也天可欺乎

刑部尚書上將軍李義旼稱疾歸慶州初慶

大升之殺許升也義收以兵馬使出鎮有人
誤傳誅大升義收聞之大喜曰吾欲殺大升
誰先我著鞭乎大升聞而銜之義收還懼不
自安求去○秋九月詔曰朕聞往年十道察
訪使黜陟官吏多有乖戾其濫蒙褒賞者猶
之可也誤被罪罰冤抑無告者可不惜哉其
悉原免依舊叙用命二罪以下悉除刑付處
國家遣按察使巡察州縣以春秋更代又遣
察訪使黜陟之自仁宗壬戌不遣察訪唯委
按察為按察者但循故常不能彈舉故官吏

務為侵漁民多受弊庚癸之後政令益苛民
生愈困歲戊戌宰相宋有仁李光弼等建議
復遣察訪使官吏坐贓落職者九百九十餘
人悉皆錄籍於是共出銀五十餘斤賂鄭仲
夫求去其籍仲夫未果而敗自是大賂權貴
請去之猶未得至是用事者指言天譴屢彰
訛言浸興皆因冤濫所致下詔原之臺閣無
一言○冬十月命叅知政事崔忠烈如西京
行八開會舊制每當燃燈八開遣宰相於西
京攝行齋祭自甲午年西京有事詔停遣使

比年以來只遣三品官忠烈利其贈賄奏言
先王皆遣宰相為使蓋重翼京也乞依舊制
王揣知其意從之及還多受饋遺輜重三十
餘兩連豆入城○知御史臺事大將軍朴齊
儉子葆光年少無賴道遇李紹膺妻歐辱從
婢紹膺妻大怒率僮僕至齊儉家欲殺之葆
光逃匿紹膺女婚即慶大升弟也紹膺妻憑
慶氏勢訴重房重房上言葆光輕薄無賴道
辱宰相妻大無禮也宜置於法事下重房治
之葆光竟不出齊儉坐免歷抵重房官私第

高麗明宗

乞憐重房哀之請復其官齊儉身為憲長而
諂行請謁臺綱大壞○設仁五道場于大觀
殿飯僧三萬○十二月移安毅宗真于宣孝
寺初安于城西海安寺至是武臣議曰毅宗
讎武人不宜安真於武方遂請以城東吳彌
院改號宣孝寺構真殿移安以海安寺為重
房願堂

十二年

宋淳熙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

春二月罷管城富城

二縣先是管城縣令洪彥虐民淫荒無度吏
民殺彥所愛妓遂執彥幽之有司按問流首

實王

謀者彥亦廢錮終身又富城縣令與縣尉不相能害及無辜一縣苦之遂殺尉衙宰僕因閉令尉衙門使不得出入有司奏二縣悖逆請削除官號勿置令尉從之○三月以上將軍權節平為西北面兵馬使尚書右丞宋端為東北面兵馬使舊制兩界兵馬使上道之日唯郊亭局設而已雖親舊不得私餞蓋重其威也近年祖餞成風闐咽郊野相與媒狎頗損威重至是二人早殺而行餞者皆不及時議多之○全州旗頭竹同等作亂初司錄

高麗明字

陳大有頗負清介用刑極酷民多苦之及國家造官船大有與上戶長李澤民督役甚苛竹同等蕭聚羣不逞遂大有于山寺燒澤民等十餘家乃劫判官高孝升易置州吏及按察使朴惟甫八州賊盛陳兵訴大有不法按察械大有送京師因諭賊以禍福不從於是發兵討之賊閉城固守夏四月遣祗候裴公淑郎將劉永等往問叛逆狀公淑等入城諭一隊正謀去賊魁計畫垂成被讒見罷以郎中任龍臂郎將金臣頴代之按察所遣兵攻

東

七

七

城不下已四十餘日隊正與僧徒殺竹同等
十餘人賊平俄而龍臂等乃至索餘黨三十
餘人誅之○冬十二月以王珙守司徒邵城
侯珙性貪鄙凡市物遣家奴占奪不與直雖
至樵蘇菜果亦如之賣者或就索其直輒遭
歐辱民多苦之樞密副使曹元正家奴入市
賣二死雉珙奴奪之元正誣告法官曰我家
奴持屨帶二腰過市珙奴強奪請取還法官
囚其奴拷掠甚酷奴誣服珙當并坐賂元正
白銀六斤得免聞者雖疾元正之誣妄亦喜

加癸

珙之挫辱也及死國人皆喜曰吾膏得活矣
○以文克謙叅知政事文章強為樞密副使
十三年宋淳熙二十三年金春二月有男子夜投
匿名書于壽昌宮門巡檢官捕得之乃譖刑
部侍郎李俊昌兄弟也王性柔弱事皆決於
諸將但領之而已諸將信其書議欲誅俊昌
等王聞之召大將軍鄭邦佑責曰自癸巳以
來無辜者多見害而予不能救咎實在予今
俊昌等若實謀不軌彼男子必顯告矣夜投
匿名書曲在男子諸將何反欲誅俊昌耶諸

將等拷問男子果服其誣流于遠島蓋怨彼
昌嘗奪其田也○夏五月重房奏省東班官
職○秋七月將軍慶大升卒大升清州人中
書侍郎平章事珙之子膂力絕人早有大志
不事家產年十五蔭補校尉累遷至將軍
性貪鄙多奪人田及卒大升以其田案悉納
選軍一無所取人服其清常憤武人不法慨
然有復古之志文官倚以為重及誅鄭宋王
內忌而外示優寵凡奏請無不曲從故人多
趨附然非有學識勇略者輒拒之武官畏憚

高麗明宗

不敢縱肆至是卒年三十○門下侍郎平章
事李光挺詐上表乞骸不允時冢宰閔令謨
年未七十然有告老之志猶未決光挺欲代
其職先詐乞退蓋逼令謨速致政也○八月
捕慶大升都房並流遠島初大升之討仲夫
也牽龍金子格有力焉由是大升尤愛之俾
領都房及大升卒都房斂錢以葬既葬將散
醵飲子格反誣告曰大升都房往往復會者
將為亂也王素忌大升命重房捕之使將軍
鄭存實等治之凡得六十餘人嚴加拷掠窮

索其黨期於無種並派遠島撫楚甚酷多死
于路後存實買紅鞋工彥光家論直白銀三
十五斤但輸二十三斤給曰待汝徙家畢償
彥光曰一二斤猶不可况十二斤乎遂不徙
存實怒誣告街衢曰我家人將白銀十二斤
過市彥光成羣剽奪請治之街衢使雖知其
誣畏存實暴戾囚彥光及妻奴隣里幾四十
餘人拷問彥光窘迫賂存實銀十二斤得釋
又有民臨道作舍存實托路隘命毀之民納
賂乃止其貪暴類此○宰樞奏每歲奉使如

金者利於懋遷多齎土物轉輸之弊驛吏苦
之披帶私橫宜有定額違者奪職從之居無
何將軍李文中韓正修等使金恐失厚利請
復舊例王又許之王柔而寡斷政令無常朝
出暮改類如此○初養賢庫記官借庫銀器
寄於郎將李允平家後數日記官取器不返
其妻聞有籠尸路旁往視之即其夫也妻意
必為允平所殺訴有司治之允平不服入繫
獄時中軍閱戰馬五簿趙水仁服飾鞍馬極
鮮華兵馬副使白一至曰水仁家素貧今暴

富有由執送法司俄有告者曰我永仁家僮也吾主與記官素親一日記官賚銀器到家主飲毒殺之吾母適在前恐事洩并殺瘞後園銀器亦埋某地欲告法司報讎恐見害未敢耳有司掘之皆得○冬十一月門下侍郎判吏部事閔令謨乞致仕許之○己卯日有黑子二日○癸未王太后任氏薨初冲曦死王恐太后悲痛秘不白居數月太后聞曦死意諸將害之憤恚得疾時平涼公旼亦患痔久不入覲太后疑旼與曦同禍王命旼腰輿

入謁太后喜且泣曰不意復見爾而也王及旼上壽為樂未幾薨壽七十五太后之病地王親自調藥夜不解衣者累日病革王泣目盡瘡及薨朝夕哭臨哀甚宰相請抑哀不聽○閏月平章事致仕李公升卒公升生兩穎悟總角能屬文操行高潔初公升卜延福亭基遂興大役人多怨之癸巳之亂公升匿佛寺有邀功者擒詣義方義方欲殺之穎門生文克謙得免性輕躁不能容人之過見輒罵罵年年八十五謚文貞葬日子椿者桂長以

辰甲

陰陽拘忌極未及定徑還其家克議竟喪事
○甲寅葬太后于純陵上謚恭睿王步至爾
勤寺釋服宰樞臺省表請復常膳不允○十
二月以李光挺守太保判吏部事韓文俊判
兵部事文克謙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曹元正
為樞密院副使元正王工之子其母官妓也
庚寅助義方有力遂躋通顯

十四年宋淳熙十四年春二月禮官奏曰
按仁睿太后喪制一依文宗故事卒哭後上
及羣臣應帶紅鞋者皆服皂帶今太后喪亦

依此制中言省駁議后妃喪制不宜與君王
同王怒曰人子之於父母其心一也豈可重
父而輕母哉卒哭後朕雖許卿等帶紅而卿
等宜引禮固辭况祥期之內朕常帶皂而卿
等獨帶紅耶省官有欲帶紅鞋者諷同僚奏
此議及是皆慚赧○名選李義叟義叟畏慶
大升屢召不至及大升卒猶不至王懼其為
亂遣中使敦諭乃至引見便殿王畏其凶暴
外加欣慰中外皆惜王之柔懦

臣等按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皆得而

誅之仲夫義方既伏其辜義旼躬行大事
亂賊之魁而獨漏天誅然自知其罪盈惡
極歸老子鄉此正天墜降罰之時王宣明
正典刑雪天地神人之憤顧為積威所怯
屢下詔諭丁寧懇至待遇之恩爵命之寵
比舊愈隆曾未數年身都將相手握重兵
罪逆雖極而富貴自若亂臣賊子將何所
懲艾乎王之各義旼非徒不能討賊適足
以勸萬世之亂賊爾

夏五月金遣太府監完顏韋來祭太后大將

軍大仲兒昂憲完顏三勝起復韋初至西郊
亭接伴使大將軍張博仁舞蹈行問上禮韋
以博仁書國恤舞蹈譏之曰何失禮耶博仁
猶不悟至祭日韋問曰太后畫像坐耶立耶
對曰坐韋曰諸侯王毋坐而天子使拜可乎
必戲影幘乃入行事王以問兩府僉曰不可
乃遣人陳諭再三韋從之登堂再拜奠酒○
宴金使于大觀殿使至不入曰王既起復禮
宜從吉結綵棚奏樂插花各曰雖受起復練
祥未闋可從吉禮乎金使怒不赴宴後十餘

日乃宴于大觀殿竟不結棚插花奏樂○秋
八月王以嬖妾死慟哭不御肉不聽政人笑
之曰母后喪未五旬而復膳今反乃爾何失
禮耶○門下侍郎李光捷御史大夫文章弼
屢以太白犯上將執法詐上表辭職○九月
李光捷以太白退舍復就職○沅諫議宋訢
右司諫崔基厚直史館王訢召于遠島時衛
人言太白犯上將武官必有厄於是武官欲
移災於文官構訢等罪請流王雖知無罪然
柔弱無斷勉從其請○御史大夫文章弼以

高麗明宗

太白退舍既遠而宋訢不當其災故復就職
然尚懷疑立賜道吏于馬後蓋不欲當執法
位也○冬十一月設八閩會以太后祥月除
賓禮初禮官奏仲冬乃太后忌月請於孟冬
行之王問宰相文克謙曰太祖始設八閩蓋
為神祇也後世不可以他事進退之况太祖
禱于神明曰願世世仲冬無令有國忌若不
幸有忌則疑國祚將艾也故自統合以來仲
冬無國忌今有之是國之灾也而又以孟冬
則固非太祖意禮官所奏不可許從之翼日

王觀樂于廷庭平章事李光挺上壽王曰情
卿已老光挺投淚嗚咽恐以老褫職明日上
表乞退舊例乞退者皆以其年十月光挺貪
德爵位至是乃乞○十二月以韓文俊為門
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崔世輔為門下侍
郎平章事判兵部事文克謙為太子太保封
民庶為樞密院副使李義旼守司空左僕射
鄭邦祐知御史臺事鄭允嘗為吏部員外郎
李居正為左正言時宰相班次文俊在第二
克謙第三世輔第四及文俊為冢宰克謙嘗

遷亞相然不欲居世輔之上先自退遜使世
輔為亞相邦祐起自電吏特授臺憲不滿人
意允當年少無知其父世裕出為兵馬使愈
民財貨連獻內府及復命請授其子銓曹故
有是拜居正無他才能王欲除正言問民庶
曰居正其能沈默不減否人物者歟抑孤立
敢言者歟民庶與居正有舊因為曰居正性
和平且訥默非耿介者也王曰若爾宜拜正
言乃授之王凡用人唯與嬖臣官豎議親署
參官以上封其草直付政曹名曰下批政曹

據謄寫更無奏議由是奔競成風賄賂公行
賢否混淆嬖臣宦豎有所請托王問曰得賂
幾何多則喜從其請否則延時日以冀其多
故近習竊權甚於前朝且王之潛邸也光靖
王后早薨不復立后故即位之後嬖孽孽子
拾權納賄竊弄威柄朝野缺望

十五年

宋寧熈二年

春正月甲午日有

黑子大如梨○以文克謙為中書侍郎判禮
部事先是克謙嘗為亞相讓于崔世輔世輔
又宰讓曰我於文公受恩實多敢居其上王

以禮部在兵部上拜克謙判禮部為亞相世
輔次之識者羨其有相讓之風○西北面兵
馬使李知命獻契丹絲五百束知命之陛辭
也王親諭曰義州雖禁兩國互市卿宜取龍
州庫苧布市丹絲以進故有是獻毅宗時凡
金國所贈絲絹等物半入內府以需御用半
付大府以充經費王即位悉入內府賜諸嬖
媵府箴虛竭徵求如此○二月戊寅日有黑
子大如梨辛巳日無光○東宮牽龍指諭有
缺樞密院副使曹元正欲補以其子詣闕陳

請王使中官諭曰尚書史正儒之子已補矣元正勃然而怒言罵中使曰何正儒之子為可而元正之子獨不可耶聞者雖無知悍卒莫不痛憤元正性貪暴嘗出為東北面兵馬使奪人財貨不可勝計至有見長髮者必剪以為鬣多至二畝又歛馬衣驛送于家○三月庚子日有黑子率丑亦如之○以大將軍鄭邦祐為西北面兵馬使先是以邦祐為兵馬使重房奏晉陳淑為兵馬使邦祐以電吏從行北蕃吏民尚有記其面者善令出鎮人

心不服徒示國家無人也請還其詔王從之至是更遣之臺諫無敢言者然邦祐之任公廉率法威惠並施一方畏服○兵部尚書朴純弼大營私第於東宮之旁太子告王曰術人以為朴尚書第於東宮為月建方不宜營造臣力不能禁請上禁之王曰朴尚書必不聽我言但汝修省以銷變耳聞者莫不憤歎○命文臣製瀟湘八景詩倣其詩意摹寫為圖王精於圖畫與畫工高惟訪李先弼等繪畫物像終日忘倦尤工山水軍國萬機不以

介懷近臣希旨凡奏事以簡為尚光弼子年
少以征西功補隊正正言崔基厚議曰此子
年甫二十則在西征之時方十歲矣豈有十
歲童子從軍者歟堅執不署王召基厚責曰
爾獨不念光弼榮吾國耶徽先弼三韓圖畫
殆絕矣基厚乃署之光弼父寧少以畫知名
仁宗時隨李資德入宋徽宗勅寧畫本國禮
成江圖既進徽宗嗟賞曰比來高麗畫工隨
使至者多矣唯寧為妙手賜酒食錦綉仁宗
得宋商所獻畫圖以為中華奇品悅之召寧

誇示寧曰是臣之筆也仁宗不信寧取圖拆
粧背果有其姓名

臣等按自古人君怠棄國政玩細娛而忘
大圖鮮有不喪敗者宋徽宗喜機巧淫技
溺意書畫不親萬機玩物以喪志卒有靖
康之變明宗昏闇短於治國之才有一翰
墨小技徒自眩能日事遊戲與畫手爭巧
又命詞臣隨物賦詠般樂怠傲晏然自肆
終有江華之遜跡其失國之由其徽宗之
傳乎

夏四月王患虛羸嘗餌栢子仁酒醫奏云栢子仁產雞林者最良請遣中使求之不許請遣郵吏又不許曰今農事方殷恐無知小人憑藉朕命擾民妨農寧輟藥物豈可使東作之民廢其業耶遂不復御

史臣曰王為一州之騷擾輟其攝生之藥非有仁心者能然耶若能剛斷而杜嬖倖之路則不失為明主矣

散員同正盧克清家貧將賣宅未售因事之外郡其妻受郎中玄德秀白銀十二斤賣之

及克清還詣德秀曰予賞買此家只給九斤耳居數年無所加飾而贏得三斤豈理也請還之德秀曰爾能守義而予獨未耶遂不受克清曰予平生不為非義豈可賤買貴賣以贖于貨子若不從即當悉還其直復吾家也德秀不得已受之因謂曰予豈不逮克清者乎遂施銀佛寺間者莫不歎息曰末俗競利之時得見如此人耶○六月叅知政事文章弼等詣闕劾刑部尚書鄭世裕嘗為西北面兵馬使斂民蠶絲為球玩之物詐稱貢獻驛

輸其家及在刑部釋文弄法以賄賂多少出入人罪請流遠島從之國人大悅○有侍御史二人與宦官會廣真寺為流頭飲國俗以是月十五日沐髮於東流水被除不祥因會飲流頭飲

史臣曰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談驂乘爰絲變色是故有志之士羞托宦豎况處臺閣任風憲者而與宦豎宴會乎惜哉王無知人之明使諂佞接跡於臺雖欲理國其可得乎

秋七月以李純祐為中書舍人知制誥純祐能屬文王太后嘗患乳瘡王命作祈禱文其辭有瘡生母乳痛在朕心之句王歎曰先得朕心矣特加寵眷累遷至翰林學士○庚午日有黑子○冬十一月太史奏自立冬以來沈霧今又連日濛霧霧者邪氣也陰來衝陽姦臣謀君在天為濛在地為霧其變可畏請修德銷變王但禱佛祈神而已○工部尚書咸有一卒有一起於胥吏從軍有功補選軍記事夙夜刻苦家貧常衣敝履穿時禁軍厨

食不如式軍士議曰若得敵衣記事必不如是會兩府舉廉吏樞密使王冲薦之王素聞名屬內侍勾當軍厨事受賜金帛盡賣之具軍厨什器又力排巫覡以為人神雜處人多疫癘嘗掌橋路都監京城巫家悉徙郊外凡民家所畜淫祀皆焚之諸山神祠無異迹者皆毀之神至有夢於王求救者登州城隍神屢降於巫奇中禍福有一為朔方道監倉使行國祭揖而不拜有司希旨劾罷之平生不事生產衣用麻布器用陶瓦其妻謂曰諸兒

欲及君生時頗立產業基址何不慮也荅曰予早孤無援清苦守節以立門戶兒輩但當正直節儉以俟命耳何感感於貧窶乎卒年八十遺命薄葬○十二月旌孝子散貧同正尉韶之間王聞韶割股肉以治父惡疾命宰相議褒賞韓文俊文克謙等奏曰唐安豐縣民李興父被惡疾興自刃股肉以饋旌表門閭今韶契丹遺種不曉文字乃能不受其身殘肌饋父及歿廬塚三年以盡其孝宜如舊典旌門書策從之○以杜景升參知政事李

商老為吏部尚書李俊昌為太僕卿商老父仲孚坐與妙清善流清州商老隨父居放浪酒徒有僧袖一卷授之乃醫書也因以業醫毅宗有足疾命召治之立愈累承恩眷遂通顯然素無學術不宜銓曹識者譏之俊昌母睿宗宮人出也舊例宮人賤隸者其子緣限七品唯登科者五品俊昌拜三品臺諫畏縮無敢言

十六年

宋淳熙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

春正月令同正朴

元實以飛語告重房曰校尉張彥夫等八人

謀亂重房捕詰彥夫曰方今用事者貪鄙酷愛白銀賣官鬻爵多行不法故欲斷此人頭啗其口以銀廣示朝野使人人知貪銀以死也彥夫竟見殺○夏四月政堂文學致仕崔汝諧卒王在潛邸汝諧為其府典籤感異夢歸心於王為羅州判官求名果海脯厚餽於府王深感之及即位汝諧賣表詣闕隨例朝叅王不之知也及陞辭因宦官以奏王始驚曰崔典籤來矣朕不省也引見慰籍之尋授正言驟歷侍御史寶文閣待制年已七十汝

諧奏吏部錯減籍臣年今實齒滿例當致仕
王曰吏部錯籍天使然也勿復有言累遷樞
密使乞骸特加政堂文學致仕性寬厚不閑
吏事才學淺短以潛郎舊僭得至大官○六
月秘書監崔陟卿卒陟卿性廉介擢第補京
山府判官秩滿還京足不至公卿之門者十
餘年判吏部事崔允儀謂陟卿曰耽羅地遠
俗獷難為守令聞子清直勿憚一往幸撫遠
民不為國家憂則當報以美官陟卿就任興
利革弊民皆安之及還允儀已死居京三年

貧無以自存將挈家還鄉會耽羅人苦令尉
侵暴以及乃曰若得陟卿為令當釋兵王謂
宰相崔褒備曰有賢如此何不用之即除耽
羅令耽羅人見陟卿皆投戈羅拜曰公來吾
屬再生矣按堵如舊凡所至皆有聲績清名
勁節老而不衰初侍郎朴椿齡守完山以聯
句選郡童得陟卿崔均崔松年及通還與之
偕勸令就學後三人皆為名士時彌完山三
崔○秋七月有人告耽羅叛王驚愕引兩府
問方略即遣閣門祗候孤忠郎將池貧深

為按撫使以式目錄事張允文為曉羅縣令各賜綾絹因促上道詔前令尉皆加重罰既而聞之無叛狀然詔命已出故允文上官而前令尉竟坐免

史臣曰明宗之惑人虛說即所謂可欺以其方無足過者及知其非實而不加告者誣罔之罪何哉此所謂來讒賊之口生禍亂之階也

內侍院奏自今有進膳者止給酒果勿用布帛布帛有數進膳無窮非長計也王曰朕欲澤及萬物而未遂其願故因其薄物必施厚惠布帛雖費皆是國人蒙利也勿以為吝王自即位以來有進膳者雖微物輒厚賜布帛故貪利之徒至有旁求他方以獻者○閏月制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比來守令刻剝其民無所畏忌人不堪苦流離日多予甚悼焉惟爾有司痛徵貪吏以戒後來如有誅求於民招受賄賂者所受雖微皆從重論

史臣權敬中曰經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明宗躬拒靈而口文景

詔雖哀痛其如五孽七嬖招權鬻爵之弊
何吏之不悛民之不寧宜矣

八月有司論晉州守金光允安東守李光實
貪殘剥民之罪並流之

史臣權敬中曰自庚癸政亂以來市井屠
沽蹶張之伍濫側外寄多矣彼光允輩平
日競錐刀之末爭升合之贏攻剽為得計
欺賣為良謀當此之時烏知廉恥為國維
生民為邦本哉一朝宰百里之地操予奪
之權其為貪恠漁利固其所也嗚呼放牛

馬於禾黍之場縱鷹犬於雉兔之原欲禁
其咬嚙搏噬其可乎哉

九月辛酉鎮星犯歲太史奏恐有內亂請於
光崑摠持兩寺設佛頂消災道場又於明仁
殿講仁王經以禳之

史臣曰人事失於下天變應於上故日月
薄食彗孛飛流莫不有所為而然也人君
遇災當責躬修德以消禍萌而察候之官
專欲事佛禳禱以感王心而宰相臺諫莫
有規諫者何哉

左倉竭無以頒祿借與牧司所畜白金六百二十四斤布六千匹將作監布三萬匹以補之○冬十月流讒人朴敷夫于遠島時匿名書甚多誣人罪過有得罪者莫知其由人皆免懼重房密令禁軍伺之敷夫懷書將貼門捕得流之道死○詔將軍車暑松等四十三人兼屬內侍院及茶房先是重房奏自庚寅以來武官皆兼文官而內侍茶房獨不得兼請許兼屬故有是命武官兼屬自此始○上將軍石隣受驛吏賂銀屬事於西海道按察

康用儒不從隣憾之誣構用儒於王請免其職王不聽隣怒瞋目張拳厲聲曰吾不復仕矣遂解帶投地而去王遣內豎留之再三隣不奉旨又命兵部尚書梁翼京留之翼京挽袖諭之曰孰有主上命名而不就者乎隣乃入內殿王溫言慰諭因與之飲詔罷用儒以解其怒隣退還收其詔隣數日不衙王屢遣人命就職隣猶偃蹇不朝隣寒微世居倉旁拾落庭米以生補禁軍庚寅之亂從李義方擢郎遂將顯

臣等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聽命者以其有紀綱也以其有名分也臣而有毀紀綱亂名分者則罪莫大焉今隣之誣構用儒也王之不聽宜也而隣憤不得志加怒於王賈目張拳解帶投地廷辱君父一至於此其知所以君臣之間紀綱名分之截然不可犯者乎隣之惡至是而上通天地矣王能明正其罪戮之以徇懲一警百則亦足以陰折武臣暴戾之

心矣非徒不能誅之又遣內豎而留之留之不從又命尚書而諭之王則溫言慰諭隣則偃蹇不朝隣之驕橫如是王之柔懦又如如是國之紀綱名分於斯益壞盡矣傳曰君不君臣不臣隣之不臣未必非王之不君有以致之也

十二月以上將軍崔世輔同修國事將軍崔連金富並為禮部侍郎三人皆武官也時有人訴重房曰修國史文克譙直書毅宗被弒之事弒君天下之大惡宜令武官兼之使不

得直書克謙聞之懼密奏於王王不敢違武
臣意然惡其非舊制乃下制同修國事世輔
不請而直以史字改之由是毅宗實錄脫略
多不實克謙嘗於史堂戲世輔曰儒官之為
上將軍忝自我始武官之同修國史亦自公
始相與一噓

史臣曰史官公萬世之是非所以垂勸戒
於後世故齊崔杼之弑莊公也太史兄弟
三人相踵就戮而書者不止今弑逆之儔
將逃惡名自兼國史而欲滅其跡不知編

天罪惡欲蓋而彌彰不亦愚乎

未

十七年

宋淳熙十四年
大定二十七年

夏六月中書省劾

奏慶尚州道按察使崔嚴威苛察侵漁吏民
受賂無厭命以郎將朴冲代之冲性清謹庚
癸之亂武臣皆奪文官第宅而冲獨不爾○
秋七月罷樞密副使曹元正為工部尚書致
仕元正奪中書省公廩田租平章事文克謙
請治其罪章凡五上乃左遷其子英植英迪
應倫及壻李住等貪暴愈甚而在近密重房
亦奏黜之○己巳晦日食大史奏此退食非

災不足憂是夜二鼓有賊七十餘人踰垣入
宮格殺樞密使梁冀京內侍郎中李揆李粲
等死傷甚衆宿衛皆散匿賊殺內侍院擯出
燭照之所至輒擊殺至御所揚言曰高令文
俊白等已除惡人當復衛社王曰誰為汝主
帥賊詭言宰相杜景升給事中文迪等在此
左承宣權節平知賊徒無繼至者乃出北門
到街衢召兵至宮門外譟諫動地賊懼走出
西門中郎將高安祐聞變赴闕至市樓橋邊
見一髡詐為病乞兒卧糞壤中即收捕有紅

燭跋在腰間囚繫鞫問乃曹元正怨文克謙
欲去之與石隣石冲石夫朱迪等謀遣其家
臣令文林椿幹俊白等作亂也王命刑部尚
書白任至大將軍朴純內侍將軍李文中等
按問數日令文俊白等具服於是發兵逮捕
曹石等既就擒衆心稍安八月臺省刑部坐
市街斬令文椿幹等縛元正等十餘人懸市
遂斬於保定門外并其黨三十餘人誅之籍
其家凡百七十餘戶

史臣權敬中曰聖人於理亂安危之機必

謹於微而未嘗不盡心焉且以易象觀之
一陰生於始則繫于金柅不使浸長以至
否之不利君子貞今元正石隣起於行伍
微乎微者也明宗特加拔擢授以兵柄不
能制之未形繫于金柅卒使至於揮戈交
刃喋血宮禁豈不危於累卵哉

九月順州歸化所安置賊數百人潰散行掠
兵馬使叢兵捕之○全羅州道按察使吳敦
信奏有僧日嚴者在全州能使臥者復視死
者復生王遣內侍琴克儀迎之在道冒絲氈

巾乘駁馬以綾扇障其面徒衆遮擁人不得
正視來寓普賢院都人無貴賤扶老携幼奔
走謁見里巷一空凡有聾瘖啞有廢疾者狼
籍於前僧以扇揮之迎入天壽寺宰輔大臣
亦趨下風御史大夫林庇拜於樓下平章
事文克謙以微服致禮又移居弘法寺士女
競布髮於前藉嚴足嚴令唱阿彌陀佛聲聞
十里凡其盥漱沐浴之水苟得之雖涓滴貴
如千金無不掬飲補為法水能理百病男女
晝夜雜處醜聲播聞或祝髮為徒者不可勝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七
數時無一人諫止者王漸驗其詐放逐其鄉
初嚴誑人曰萬法惟一心汝若勤念佛曰我
病已愈則病隨而愈慎勿言疾之不愈也以
是盲者妄言已視聾者亦言已聞所以令人
易惑至於如此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七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八

高麗紀

明宗三

中戊

十八年

宋淳熙十五年
大金大定二十八年

春三月制曰百姓

乃國家根本朕欲其安土樂業故遣朝臣分
憂宣化近聞守令因公事不急之務侵漁勞
擾民不堪弊流移逃散轉于溝壑朕甚愍之
其令兩界兵馬使五道按察使咨訪民間利
病黜陟守令賢否審治冤滯勸課農桑撫恤
軍士摧抑豪強除歲貢外貢獻之物一切罷

之
史臣權敬中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明宗曾有哀痛之詔今又有懇惻之詔而吏莫能悛民不底綏者非令之不善也乃行之之誠未至故也

秋七月大雨定張宣豫高和六州漂流民屋不可勝數又鎮溟境內黃蟲黃鼠隨雨而下大損禾稼○八月登文宜三州鎮溟龍津寧仁等諸城大水損禾漂蕩城郭民戶死者甚衆制曰關東諸城多遭水災禾穀損傷人民

漂溺僅存遺氓並被饑饉朕甚憫之宜遵京內東西大悲院例設食接濟活人多少以爲褒貶又令移粟朔方諸城仍遣使發倉賑民○冬十月大閱于東郊凡十日自庚寅以來國家多故久廢至是復之○諫議大夫李純祐奏近代以來因八關煎藥歲聚四畿民乳牛絞取乳汁煎而成酥牴犢俱傷其藥本非備急且損耕牛請罷之制從之民多感悅○十二月李義旼子郎將至榮與牽龍朴公襲爭效有憾拔劍逐公襲于宮門義旼請至榮

罪王不許請流其妓主遣內侍李德宇囚妓
至榮突入獄逐德宇而出其妓

十九年

宋淳熙十六年

金遣使來

告喪金使初至境軍後凡三十一人邊吏以

其數多於舊例固留不迎金使牒曰大行皇

帝於爾國有大恩寵令聞訃音宜顛創迎命

即行喪禮今既累旬稽留不納大率禮制命

羣臣會議迎入界王素服率百官迎詔于都

省廳舉哀金使見王哀痛為之動色夏四

月遣使如金賀登極秋九月平章事文克

謙卒克謙南平郡人知門下省事公裕之子

蔭補刑定都監判官國制舉子以藍衫就試

者例不過三赴克謙屢舉不中慨然曰白衣

且十赴奈何藍衫只得三赴乎請以五赴為

限從之遂為恒規克謙雖從仕宦未嘗廢業

竟擢第為人忠孝勤儉慈仁正直食不過數

器衣不服文繡三掌禮闈所舉多名士時稱

賢宰相然聽權豪干請不察賢否銓注乖錯

又官其齠齠子弟分遣僕從廣植田園時議

惜之○冬十二月以崔世輔判吏部事杜景

升權判兵部事

二十年

宋光宗紹熙元年秋八月平章事韓

文俊卒文俊性雅正少而能屬文及擢第才名聞於世時方重守令之任文俊歷長州長興南原三郡副使南京副留守皆有惠政典吏兵二部銓叙平允三掌禮闈所取多名士人服鑑識年七十謝事家居日與高人韻士逍遙詩酒○九月詔曰自古有國家者所重在民唐太宗棟天下清直有名之士分補守令撫綏黎民事在簡策朕甚慕焉邇來近民

之官先私後公損人益己剥民膏血恬不為愧雖贓狀已露猶且托付權勢以圖苟免故習俗因循狂于姦究欲臻至治其可得乎咨爾兩界兵馬使五道按察使體予至懷察守令賢否以明黜陟○黜忠州牧使鄭元儼有司劾奏元儼王曰代君而理民者吏也故吏良則民安否則必至騷擾元儼嘗抵法削爵竄南荒朕冀自新命以前職假守中原今且不悛多行不義剝民滋甚罪在不赦然不忍加誅其令以檢校官屏居鄉里彼忠州民敢

行告訢罪合示懲第愚氓不忍荼毒冒死仰
訴其亦可矜有司無問○冬十月知樞密院
事白任至謁王王引八內殿優待以遺舊法
大臣非有國家大事不詣君門今任至以私
事冒謁如此而臺諫不劾時議譏之○十二
月以中郎將姜純義為南路捉賊使閣門祗
候度寬副之○以崔世輔特進守太師杜景
升守大尉李義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朴純
弼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史正儒守司空左僕
射叅知政事李奕蕤叅知政事李知命為太

子少傅白任至知門下省事先是省宰增至
七貧時論以謂非古制及是又增為八里巷
歌曰皇國實無寺省中置七齋七齋今未了
八齋復入來蓋宰與齋聲相近為度辭以譏
之

二十一年

宋紹熙二年
金明昌二年

春正月政堂文學李

知命率知命博覽羣書善詞賦工草隸擢第
調黃州書記居官廉正賑活飢民甚眾後為
忠州判官政如黃州庚寅之亂内外文臣逃
遁無地唯知命為州人所護得免王以為有

文行擢爲諫官自是所至著聲績再掌禮闈
若趙冲韓先行李奎報俞升旦劉冲基皆其
所取世以得人稱之○二月知門下省事白
任至卒任至起於農初以驍勇被選携妻子
至京賃居負薪鬻米以自給毅宗選充內巡
檢軍扈駕出入不離伏側以勞充隊正庚寅
之亂武人得志遂貴顯妻嘗具酒饌盛饗從
訪舊賃家嫗嫗驚嘆曰夥汝之福也○三月
參知政事朴純弼卒為人進止言行人皆推
許庚癸之後文臣殲盡當時簿書雲委純弼

高麗明宗

獨能操筆始終無怠○冬十月兵部尚書李
英摺卒初名寵夫販魚爲生克邏卒性殘忍
喜禍歲庚寅附二李恣其吞噬世之言殘虐
者必曰寵夫及慶大升用事英摺畏縮大升
卒復肆兇悍驟遷尚書漁奪無厭以致家富
嘗求使北朝沿路需索郡縣奔走賂遺萬計
金人曰汝向爲義州戍卒州人皆呼爲獸心
人汝國無人而俾汝拜高官啣使命歟所至
皆慢罵不禮及還語其子曰汝輩免使異邦
幸矣○十二月以杜景升判吏部事修國史

子壬

李義政判兵部事金永存知樞密院事孫碩
王度為樞密副使碩一日與永存同在院廳
相詬罵如兩虎哮吼同列畏縮稍稍引去唯
王度從容誘解後景升與義政坐省中議事
相失義政奮拳擊柱曰爾有何功位在吾上
時人語曰掖垣李杜密院孫金有人作詩嘲
之曰吾畏李與杜屹然真宰輔黃閣三四年
拳風一萬古

二十二年

宋紹熙三年
金明昌三年

夏四月命吏部尚書

鄭國儉判秘書省事崔誥等讎校資治通鑑

令州縣雕印以進分賜侍從儒臣○秋八月

德寧公主卒公主仁宗之女天姿豔麗舉止

閑冶又善談笑毅宗每於花朝月夕召八內

日夜酣歌醜聲聞外

史臣曰姜氏如齊春秋書之齊子歸止詩

人譏之千萬世之下醜聲不泯毅宗亦可

以知戒矣乃效齊衰之行遺臭無窮所謂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其不令終宜矣

宋高宗獻大平御覽賜白金六十斤○冬十

月命嬖婢子善思為僧年甫十歲衣服禮秩

與嫡無異稱為小君出入禁中頗張威福時諸嬖妾子皆剃髮擇住名寺用事納賂僥倖者多附○政堂文學致仕庶信若卒信若聰警博覽強記善屬文高文大冊多出其手嘗廬墓三年旌表門閭

二十三年

宋紹熙四年金明昌四年

春二月以杜景升為

三韓後壁上功臣重房諸將宴賀酒酣各執樂器景升歌守司空鄭存實吹小管李義取怒罵曰豈有宰相恣為歌吹自同伶人乎乃罷歸○三月平章事林民庇卒民庇性以訥

高麗明宗

確實無華好周急故武夫悍卒亦知景仰然酷好淳屠常寫佛經○秋七月大將軍全存傑率將軍李至純等討南賊至純與賊通存傑自殺時南賊蜂起金沙彌據雲門孝心據草田嘯聚亡命探掠州縣王患之命存傑等往討之至純義賊子也義賊嘗夢紅霓起兩腋間頗負之又聞古讖有龍孫十二盡更有十八子之語十八子乃李字也因懷非望自以籍出慶州潛有與復新羅之志與沙彌孝心等通賊亦贈遺鉅萬至純貪婪無厭聞賊

多財物欲鉤致之陰與交通資以衣糧鞋襪以助賊勢賊遺以所盜金寶故軍中動靜輒泄以至屢敗存傑忿憤曰若以法治至純其父必害我否則賊益熾罪將誰歸仰藥而死史臣曰見義不為非勇也存傑承推轂之命司閫外之權生殺予奪在其掌握見至純漏謀於賊則誅之徇軍可也釋此不為反畏義敗以至仰藥而死怯孰甚焉世稱存傑為智勇不亦謀乎

八月李公靖金慶夫等擊賊敗績○九月以

門下平章事杜景升監修國史景升目不知書時有一醫題壁自稱玉堂人有人朝之曰戰將今為修國史不妨醫作玉堂人聞者齒冷

臣等按自古修國史必選文士之有名望者而任之不可假之不學無知武夫之手也世輔景升皆起於行伍目不知書今日世輔為監修國史明日景升為監修國史夫國史直筆也惡直筆而自監之為在其為信史乎如世輔景升一麓悍老兵耳無

足多責獨惜乎克謙以儒名世劫於武士
威勢首倡邪議誤萬世之國史也

冬十月平章事崔世輔卒世輔世係卑微不
識文字毅宗流矢之變以世輔在側疑之流
南海武人得志召復舊職及判吏部專以賄
賂多寡為高下貲累鉅萬營屋遍一坊又於
四隅各置第宅以為子孫萬世計竟至家世
俱亡○十一月以上將軍崔仁為南路捉賊
兵馬使大將軍高湧之都知兵馬事率將軍
金存仁史良柱朴公襲白富公陳光卿往討

之○十二月南賊魁得甫詣闕請許安業命

有司放還聽兵馬使區處

二十四年

宋紹熙五年

春正月冊杜景升李

義收為功臣百官就第賀○二月南賊魁金

汝彌自投行營請降斬之○將軍史良柱擊

南賊敗死○左道兵馬使崔仁率銳卒數千

擊賊至江陵城設伏以待賊至執一女問曰

兵馬安在女曰在城中賊驚駭而退伏殺追

斬百五十級○三月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

閔令謨率令謨黃驪縣人王在潛邨夢一宰

相出自廣化門驃從甚盛有人曰此公之宰相也及即位令謨以刑部侍郎掌南宮試放榜日王見之與所夢者相肖始有大用之志不次遷擢後果為冢宰其赴舉也同知貢舉以令謨試卷失律欲不取知貢舉崔濡曰是卷落落有不凡之氣宜署榜尾因戒令謨曰爾賦雖不中律然其辭有遠大之氣爾宜勉之後令謨掌吏部擢用濡孫祗元祗禮以報之性怯訥少辭操履及典政柄銓注猥濫率謚文景○夏四月南路兵馬使擊賊于密城

斬獲七千餘級器械牛馬稱是○賜金君綏等三十一人及第御史臺奏近來主試者例請兩府及賓僚宴于其家競事奢侈糜費甚廣請罷從之○右道兵馬使擊賊擒斬四十級又連戰三日賊敗北○六月太史奏首甲寅歲久旱仁宗因太史之請以七事修省曰治寬獄曰賑鰥寡孤獨曰輕徭賦曰進賢良曰黜貪邪曰恤怨曠曰減膳羞今旱魃為灾乾文屢變請依舊制側身修行以答天心○秋八月南賊魁遣其黨李純等四人詣闕

請降除純等隊正賜布遣還○冬十月平章
事杜景升等奏祖代諸功臣贊定大業厥功
卓然追加爵命以示不忘王嘉其奏功臣皆
贈爵又為錄券各賜其後○南路兵馬使收
賊妻孥三百五十餘人黥配西海道充諸城
奴婢○閏月有司奏左道兵馬使崔仁嘗自
絀退不肯一戰淹延歲月糜費不貲請罷職
治罪以右道兵馬使上將軍高湧之兼領之
王曰賊亦民也奚多殺為以息服之可也有
司固請從之○十一月前隊正李金大告尚

書鄭世裕謀不軌流世裕及其子允當叔瞻
于南裔○十二月太史奏曰頃來乾象多變
宜惕然修省以答天戒不然禍且至矣王懼
分遣使祈告○以孫碩叅知政事申寶至為
左僕射李仁成同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柳
公權同知樞密院事奇洪壽為樞密院副使
二十五年宗寧宗慶元元年夏四月中外賀天
禧節太子受賀遂朝於王王問民間之語對
曰人皆笑臣為老太子王曰寡人之久生亦
過也太子失色太子之意稱美王之壽考也

然語涉疑諱故也

史臣曰恒言不稱老人子事親之禮也在齊民尚爾况居儲貳而遽以是為對乎且以宋太宗之仁明英斷猶不能無嫌於少年天子之語則明宗久生之言何足恠哉可謂父子昏決之矣

冬十一月仁宗出妃福昌院主李氏率妃資謙之季女也資謙敗妃坐廢仁宗念其覆梳之功賜田宅奴婢王即位奉事彌篤及卒葬以后禮

丙辰

二十六年

宋慶元二年夏四月

李義旼伏誅

初將軍崔忠獻以勇敢選補別抄都領以勞遷至將軍其弟忠粹猜險勇悍時為東部錄事會義旼子將軍至榮奪忠粹家鶉鴿忠粹請還言甚暴悖至榮怒令家僮縛之忠粹曰非將軍手縛誰敢哉至榮壯而釋之忠粹即告忠獻曰義旼四父子實為國賊我欲斬之如何忠獻難之忠粹曰吾志已決不可中止忠獻亦然之至是王率普濟寺義旼稱疾不扈駕潛往彌陀山別墅忠獻忠粹及其甥隊

正朴晉材族人盧碩崇等袖刃至別墅門外
候之義旼將還出門欲跨馬忠粹突入手刃
擊之不中忠獻直前斬之從者數十餘人皆
潰使碩崇持首馳入京象于市觀聽驚譟聲
震都下扈從者聞變潛遁王亦促駕還宮忠
獻兄弟馳馬露刃至十字街見監行領將軍
白存孺告以實存孺樂從之召集軍卒義旼
子大將軍至純將軍至光自輦下馳還率家
僮戰于路至純見忠獻等多助自搗不勝與
至光遁走忠獻兄弟率軍士詣宮門奏曰賊

巨義旼曾負弑逆之罪虐害生民窺覘大寶
臣等疾視久矣今為國家討之但恐事泄不
敢請命死罪死罪王慰諭之因請與大將軍
李景儒崔文清等討餘黨遂與之坐市街召
募壯士響響應於是諸衛將卒亦皆畢集膝行
聽命莫敢仰視乃閉城門分捕支黨悉獲之
至榮時以碧瀾江之普達院為願刹欲跨江
作橋携妓往安西都護府令吏民助其費吏
民畏禍抽歛白金七十介與之民不堪其弊
忠獻遣將軍韓休往捕休侵夜入府會至榮

與太守許大元宴休即使斬之傳首于京安
西民喜曰至榮死吾屬無患矣義旼兇逆貫
盈而妻又兇悍妬殺家婢且與奴私義旼殺
奴逐妻多引良家女有姿色者為婚旋復棄
之諸子倚父肆橫至榮至光尤甚世謂之雙
刀子至榮嘗為朔方道分道將軍以事怒監
倉使崔莘尹欲殺之莘尹逃免乃殺麾下螺
正凡有忤意者輒殺聞人有美室闕其夫出
必脅亂之路遇美婦人使從者擁去汚而後
已又逼王嬖姬王不得罪之

史臣曰義旼本以奴隸之微濫蒙毅宗親
昵之眷累遷通顯息寵極矣而敢行大事
其為兇逆上通於天固不容喙獨惜乎毅
宗之養虎遺患也身犯大逆而獲終牖下
未之前聞屠身赤族非不幸也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信哉

崔忠獻等請遣祗候韓光衍于慶州夷義旼
三族分遣諸州誅其奴隸及附麗者流其壻
奎賢弼于原州

臣等按忠獻之誅義旼也物論稱快然不

知忠獻之為人陰賊驚悍譎詐兇險有甚於義旼也及其得志放逐君父屠害士類毒痛生靈為禍慘酷其誅義旼何補於國家哉去一義旼而生一義旼虺蜴雖除而猛虎入室一家四世相繼專政君若綴旒國之不亡如綫高麗氏自王規李資謙以後老賊權姦無世無之而未有若忠獻之尤甚者也

崔忠獻大殺朝臣忠獻與其弟忠粹大將軍崔文清李景儒會仁息館議事有人告云平

平事權節平孫碩上將軍吉仁等謀舉兵又告景儒等有異謀忠獻即召節平子將軍準碩子將軍洪胤與之飲言笑自若俄而忠獻目左右皆拉殺之又斬景儒於坐以文清老且直釋不殺忠獻等坐市幕分捕節平碩及將軍權允柳森拍御史中丞崔赫尹等殺之特吉仁在壽昌宮聞變急即與將軍俞光朴公襲等擅出武庫兵仗以授禁軍及宦官奴隸凡千餘人諭曰今忠獻作亂多殺無辜禍將及汝宜各戮力以立大功乃率衆出宮門

踰沙嶺向市街忠獻等勒兵迎戰以敢死者
十餘人為先鋒揮劍大呼突陣而前仁象望
而四潰仁光公襲馳入壽昌宮閉門拒守忠
獻等率衆圍之將軍白存儒欲以火攻之仁
懼踰垣而遁王使人開門召忠獻兄弟忠獻
等疑仁在內使即將崔允匡入奏云賊臣義
旼跋扈臣舉兵誅之其黨忌臣反欲加害然
上天不助兇徒自潰尚有餘黨潛伺於內請
入宮搜捕王許之遂使允匡縱兵闖入隨遇
輒殺僵尸狼籍光與公襲自刎王左右無大

小皆散走唯小君及宮姬數人侍側垂泣而
已忠獻等引兵還仁息館追獲叅知政事李
仁成上將軍康濟文得呂承宣文迪崔光裕
大司成李純祐太僕卿潘就正起居郎崔衡
郎中文洪貴等三十六人囚于館仁至北山
墮巖下而死有僧告忠獻曰吉仁欲率王輪
寺僧徒舉事請備之忠獻大怒遂殺仁成等
三十六人遣人至王輪寺覘之僧皆方食在
堂怙然無變忠獻知其誣欲收斬告者已遁
矣迪妻崔氏就積屍間覓夫屍戴之而去觀

者流涕忠獻聞之曰烈女也令收葬之忠獻
又殺上將軍周光義大將軍金愈信權衍等
流判衛尉事崔光遠少卿權信將軍權湜杜
應龍郎將崔斐于南裔斐世輔之子為東宮
指諭時太子嬖婢在宮墻內擲摘挑之斐遂
私之事泄王欲置之於法賴李義旼獲免太
子逐婢婢為尼斐猶通焉人皆欲殺至是數
其罪而流之○五月崔忠獻兄弟上封事曰
伏見賊臣義旼性鷙忍震主陵臣而搖神器
禍焰熾然民不聊生自國朝以來未有義旼

之惡豈可一二論哉臣等賴陛下威靈一舉
蕩滅願革舊圖新一遵太祖正法光啓中興
所有封章十條具列以奏昔祖聖統一三韓
卜新京於松岳郡於明堂位作大宮闕為子
孫君王萬世所御頃者宮室災又從而新之
一何壯麗而信拘忌之說久違臨御安知有
負於陰陽耶惟陛下以吉日入御承天永命
本朝官制計以祿數比乃差舛兩部及庶位
間有剝置廩祿不足為弊甚鉅惟陛下準古
減省量宜除授先王制土田除公田外其賜

臣民各有差在位者貪鄙奪公私田兼有之
一家膏沃彌州跨郡使邦賦削而軍士缺惟
陛下勅有司會驗公文凡所見奪悉以還本
公私租賦皆由民出民苟困竭顧安所取足
吏或不良惟利之從動輒侵損又勢家奴皂
等爭田租及復徵償民皆嗷然愁痛惟陛下
擇良能以補外寄毋令勢家破民產國家分
遣使統兩界察五道欲吏姦抑民瘼沮而已
今諸道使等應察不察但誅求以供進為名
勞郵以輸或充私費惟陛下禁諸使供進專

高麗明宗

以覈問為職今一二得圖山人也嘗徘徊王
宮而入卧内陛下惑乎佛每優容之浮屠者
既冒寵屢以事于穢駸德而陛下勅内臣勾
當三寶以穀取息於民弊不細矣惟陛下斥
羣髡使不跡于宮無使息穀於民比聞郡國
吏多逞貪廉恥道息諸道使置不問焉設有
仁而清者亦不之知使其惡肆而清無益奈
戒勸何惟陛下勅兩界都統五道按察使等
當按吏能否具以狀聞能者擢之否者懲之
今之廷臣並不節儉修第宅理服玩飾以珍

寶而夸異之風俗傷敗亡無日矣惟陛下具
訓于百僚禁華侈尚儉嗇在祖聖代必以山
川順逆創浮屠祠隨地以安後代將相羣官
無賴僧尼等無問山川吉凶營立佛宇名為
願堂損傷地脉災變屢作惟陛下使陰陽官
檢討凡裨補外輒削去無為後人觀望省臺
之臣主言事故上或不逮則敢諫今皆姦媚
低昂以苟合為心事與古相背也惟陛下擇
其人然後授之使直言者在廷書奏王嘉納
○李義叟子至純至光自詣仁恩館忠獻曰

此禍本也不可貳斬之○崔忠獻以多殺朝
臣人心恟懼遣使諸道以慰安之○崔忠獻
奏內侍戶部侍郎李尚敦軍器少監李芬等
五十人皆以勢冒進不肯為內侍並黜之又
以王子僧小君洪機洪樞洪規洪鈞洪覺洪
貽等在內干政奏還本寺又黜嬖僧雲義存
道○六月以崔忠獻于承慶為左右承宣○
以崔忠獻知御史臺事○政堂文學柳公權
卒公權性公廉好學工草隸居官匪懈奉使
金國以知禮稱久為知奏啓事稱旨多取裨

益嘗以疾乞退疾病親屬進藥公權却之曰
死生有命及疾革王特拜是職○秋八月王
自壽昌宮移御延慶宮自辛卯宮闕災為接
金使先創康安大觀兩殿金使至則入御康
安殿引見于大觀殿忌其新創未嘗留御禮
畢即還御壽昌宮至是乃御延慶宮崔忠粹
陳兵兵曹之南及車駕將入廣化門觀者多
從旁出忠粹遣人呵止觀者辟易亂觸太子
儀仗人訛言變生輦下扈駕百官皆狼狽四
散夾道士女交相踐蹂惟侍中杜景升按轡

高麗明宗

自若時人心洶洶危疑如此○冬十一月設
八關會王勅北界諸都領觀樂麟州都領中
郎將子冲見判閣門事王珪長揖不拜有司
劾奏無禮王曰與邊民同樂寵之也而罪之
可乎有司再請允之子冲初教本州謂都領
曰國家名吾輦蓋有指矣吾入朝欲以微事
試之如將罪我是朝廷有人否則是畏我也
○以杜景升為中書令

二十七年

銖
承安元三年

春

二月夜有人入大

內鑿利賓門外西廊柱為穴武人曰此必東

東監

二十一

二十一

班盪西也相傳譁諫者甚衆文官無以自明
獨大將軍于承慶曰此姦人欲因以生事耳
非東班為之也衆口乃止○制曰往者趙位
寵叛於西都元師尹鱗瞻奇卓誠等同心協
力以討平之予嘉厥功曰篤不忘其贈鱗瞻
推忠靖難匡國功臣守太師門下侍中上柱
國卓誠輸忠協謀佐理同德功臣守太師門
下侍中又制曰左承宣崔忠獻大將軍崔忠
粹疾惡如讎手斬義收以安宗社可賜忠獻
忠誠佐理功臣忠粹輸忠贊化功臣贈其父

高麗明宗

元浩奉議贊德功臣守太尉門下侍郎並圖
形閣上○秋九月崔忠獻欲往與王寺有人
投匿名書云興王寺僧塞一與杜景升謀害
忠獻乃止○甲寅崔忠獻兄弟設醮以廢立
事告天是夕大雷電兩電旋風暴起拔興國
寺路傍樹木吹入獄中垣墻盡頽新步廊十
八間一時壞仆又吹過高達坂多拔樹木而
止○庚申大雷電崔忠獻廢王立王弟平涼
公收先是忠粹與朴晉材謀於忠獻曰今上
在位二十八載老而倦勤諸小君竊弄恩威

東鑑

二十一

二十一

以亂國政上又寵愛羣小多賜金帛府庫虛竭不可以主臣民且太子璿性闇弱豈宜儲副宗室中司空縝博通經史聰明有度量若立為王國可中興矣縝婢為忠粹所嬖故欲立之忠獻曰平涼公敗上之母弟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且其子淵聰明好學宜為儲副議未決晉材曰縝與敗皆可為君然金國不知有縝若立縝彼必以為篡不如立敗如毅宗故事以弟及告之則無患矣議乃定辛酉忠獻兄弟與晉材及其族金躍玠盧碩山宗等

高麗明宗

郭兵市街為中軍分諸衛兵為左右前後軍屯于四街又遣將率閉諸城門召杜景升流于紫燕島又流樞密院副使柳得義上將軍高安祐大將軍白富公親從將軍周元迪將軍石城柱侍郎李尚敦郎中宋躋廉克鬣御史申光漢等十二人及淵湛等十餘僧于嶺南又配小君洪機等十餘人于海島忠獻兄弟遣人入闕逼王以單騎出向城門幽于昌樂宮使中禁指諭鄭允侯守之時太子在內園北宮使人督之與妃步出宮門冒雨乘驛

遂放于江華島迎平涼公政即位于大觀殿
忠獻兄弟擁兵入樞密院令諸衛將軍屯于
毬庭

史臣曰自鄭仲夫李義方義政等弒毅宗
竊弄國柄為明宗計者當誓心自強必欲
討賊而後已若曰力不足則慶大升憤王
室之微弱疾強臣之跋扈一朝舉義誅仲
夫父子如獵狐兔而義政奉首鼠竄假息
鄉閭此正任用賢良修明紀綱復張王室
之秋也王不能然溺於宴安其所施為殊

高麗明宗

如平康無事之時若義政者特一匹夫耳
遣一介使數其弒君之罪誅而族之可也
反加招致驟登爵位使之陵轢王室殺害
朝臣賣官鬻獄濁亂朝政其禍慘矣崔忠
獻乘釁以起而王反見放逐子孫不保自
是權臣相繼執命王室之不亡若綴旒者
幾百年嗚呼痛哉

崔忠獻奏黜內侍閔湜等七十餘人毀烜艾
井以廣明寺井為御水俗傳言君王飲烜艾
井則宦者用事故廢之○御大觀殿受羣臣

賀移御儀鳳樓親勞毬庭宿衛軍仍命罷歸
翼日忠獻兄弟亦出自樞密院歸第○以崔
忠獻為靖國功臣三韓大匡大中大夫上將
軍柱國忠粹為輸誠濟亂功臣三韓正匡中
大夫鷹揚軍大將軍衛尉卿知都省事柱國
朴晉材為刑部侍郎趙永仁判吏部事奇洪
壽叅知政事判兵部事贈忠獻父元浩為英
烈佑聖功臣三重大匡門下侍中○崔忠獻
流樞密院事崔璉于果州○冬十月王改名
暉嘗在潛邸夢人命名曰千暉未幾即位至

高麗明宗

是以與金主同名欲改之令宰相擬進叅知
政事崔謹進暉字王心異之遂改焉○遣考
功負外郎趙通如金表曰伏見臣兄國王臣
皓遠事先帝至于聖朝述職僅三十年禮無
所失享壽餘六十載病莫能興藥之萬金之
良疾同二豎之苦欲釋重負庶保殘齡追述
臣父國王遺囑令臣權守軍國事務而臣迫
此懇辭避將何計顧負托之大重將籲呼以
上聞然念宗廟不可以乏祠黎元不可以無
主勉從誠請假守繁機前王表曰伏念臣猥

將繇力叨襲藩封表東海之濱久陶於拜教
迫西山之日忽染於病病一脚偏粘而行必
借於人扶兩眼並昏而視不過於步內有年
齡馴致若此非藥餌所能為且當國政之
堆前意亦迷於去取如或皇華之臨境禮必
闕於將迎念茲雖謂之小邦厥位難虛於一
日顧父言之在耳須第及而傳家故臣曩曾
受付托於臣兄今宜畀重艱於臣弟况臣兄
有元子臣某嘗傳聞於遺訓亦承順於臣心
因謂太叔之賢非所跂及願付迺陵之節固

高麗明宗

欲退藏而臣毋弟暉德服人心名高戚臣非
特能保乂於下國亦可以藩宣於上朝乃以
弟暉權守軍國事務敢布腹心之微用祈覆
載之惠○崔忠獻殺其弟忠粹初太子娶昌
化伯祐之女為妃至是忠粹欲以其女配太
子固請于王王不悅忠粹佯謂內人曰上已
出太子妃否內人以告王不得已出之妃嗚
咽不自勝王后亦流涕宮中皆放淚不已妃
遂微服出外忠粹即定期聚工大備粧具忠
獻聞之携酒至忠粹家從容與飲酒酣忠獻

曰似聞君欲納女東宮有請對曰有之忠獻
曉譬之曰今我兄弟雖勢傾一國然系本寒
微若以女配東宮得無譏乎况夫婦之間恩
義有素太子配有年一朝離之其於人情何
古人曰前車覆後車戒向者李義方以女配
太子卒死人手今欲踵其覆轍可乎忠粹仰
天太息良久曰兄言有理敢不從遂罷遣工
匠既而翻然改圖曰大丈夫行事當自斷耳
復集工人督辦如舊其母謂之曰汝從兄言
予實喜幸又何如此耶忠粹怒曰非婦人所

高麗明宗

知以手推之母仆地忠獻聞之曰罪莫大於
不孝辱母如此况於我乎必不可以言語諭
之明朝當令吾眾候廣化門拒其女不納人
以告忠粹忠粹亦謂其徒曰人於吾行止莫
敢誰何兄獨欲制我者恃有眾也詰旦吾當
掃除其徒爾等努力人又犇告忠獻忠獻泣
謂其眾曰忠粹欲以女配東宮者無他欲以
圖不軌也明旦欲掃除吾徒事已急矣計將
安出眾曰請與朴晉材謀忠獻即召晉材及
金躍珍盧頌崇以告晉材曰公兄弟均吾舅

也有何厚薄然國家安危係此一舉與其助
弟而為逆孰若右兄而從順且大義滅親我
當與躍珎碩崇等各率眾助之忠獻大悅夜
三鼓忠獻率眾千餘由高達坂至廣化門告
門者曰忠粹明朝欲作亂吾將衛社稷亟以
此達于王所守者因門隙以聞王大驚即命
開門納之使屯於毬庭又發武庫兵仗授禁
軍以備諸衛將軍亦率兵爭赴忠粹聞之懼
謂其眾曰以弟攻兄是謂悖德吾欲奉母入
毬庭見兄乞罪汝等宜各遁去將軍吳淑庇

高世明宗

俊存深朴挺夫等曰僕等所以遊公之門者
以公有盖世之氣今反法懦如此是族僕等
也請一戰以決雌雄忠粹許之黎羽率眾千
餘人屯十字街約曰當僂力以戰苟殺彼黨
者當授以所殺者之職忠粹軍間諸將皆歸
忠獻自知寡助稍稍遁去於是忠獻出廣化
門向市街而下忠粹向廣化門而上遇於興
國寺南交戰晉材躍珎碩崇各率徒眾分為
犄角一踰泥峴一踰沙峴一踰高達坂首尾
相應腹背攻之忠獻以御庫大角弩縱射矢

下如雨忠粹之徒取步廊扉板為楯禦之不
克遂大潰忠粹曰今日之敗天也兄居臨津
以北則我居臨津以南即與淑庇存深等馳
至保定門斬關而出渡長湍至坡平縣金剛
寺追者斬之傳首于京忠獻哭之謂追者曰
我欲生擒爾何遽殺乃遣人收葬之

臣等按忠獻忠粹之誅義叟雖謂之討賊
可也而義叟纔除兄弟之間嫌隙遽起自
相推刃喋血都市原其心則其誅義叟也
非為國計乃為身計耳其計得行則兄弟

高麗明宗

相圖遂至屠滅嗚呼小人之為家而不為
國為身而不為君為兄弟謀而不相能反
復無狀一至此乎

十一月御儀鳳樓赦推恩中外有差○前中
書令杜景升卒於紫巖島景升萬頃縣人性
質直寬厚少文有勇力為厚德殿牽龍庚寅
之變武人多劫奪人財景升獨不離殿門秋
毫不犯及金甫當趙位寵之役征戰有功封
為功臣掌吏部銓注雖內寵權貴莫敢撓之
舊制三品以上每遷級例上讓表降詔不允

然後表謝上宮景升獨曰內不欲讓而假人
筆以飾外禮予不忍為也其直類此至是憂
憤嘔血卒○以文氏官子弟三十餘人充春
坊侍學公子給使○十二月以趙永仁守太
師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奇洪壽為中
書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任濡崔讓並為中
書侍郎平章事李文中兼知政事于述儒為
左僕射崔誵知樞密院事全曠同知樞密院
事蔡順禧車若松並為樞密院副使崔忠獻
為樞密院知奏事知御史臺事

高麗明宗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八



